

登堂犹记旧时燕，睹物再现往年景

-----家藏票证文物，诉说似水年华

楼书聪

余虚度年华八十有余，想说想写的事委实太多。偶翻抽屉，发现不少票证，脑海中忽然闪出许多有关往事，不吐不快，欣然执笔。读者可以在我的叙述中感受我们国家的变化。同志们，要珍惜呀！

结婚证

1958年初，我随粮食部同仁到河南汤阴劳动锻炼，一年后，平安、健康地回到北京。此时，我所在的中央粮食干部学校已迁到南京，我以“裸男”的身份回到南京粮食干部学校。



风华正茂的作者



豆蔻年华的曹载萍

1960年曹载萍同志分配到南京粮食学校工作，当时，她在教务科，我在一级部。我们因工作关系相识，相近，最后走到一起。



张清校长（一排左五）、曹载萍（三排右一）、作者（二排右四）

1961 年 12 月我们领了结婚证。上世纪 60 年代的结婚证特别的地方是在它的背面；一处是用文字写的：购货证及布票 30 尺已发；一处是“南京市中央商场结婚用品已购”的印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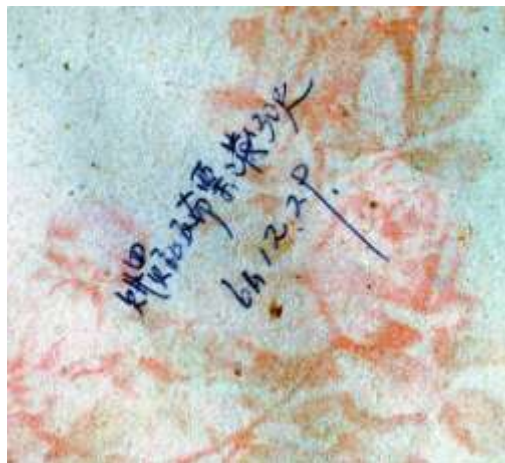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 60 年代的结婚证



结婚证背面有批文和公章



放大的公章



放大后的批文

这说明领取了结婚证的同时发放了布票和结婚用品购货证，结婚用品的专门供应部门是中央商场。请读者注意，那个时期是中国物资奇缺的时期，即三年困难时期，几乎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。供应的结婚用品我记得的是一个搪瓷面盆，四只陶质大碗，喜糖是用灰黑色的再生纸包的（我用自己的糖票高价买了一些玻璃纸包的水果糖），其余的就记不起来了。

结婚用房是学校的公房，一个房间。一套房子，两家用。家具也是学校提供的。

学校的同事们出“份子钱”买了贺礼，表示祝贺，我还保留着当年送礼人的名单原件，这是王朝璋老师的手迹，这里有许多同事已经仙逝了，有的调走了，我怀念他们。



珍贵的纪念物

好像也没有什么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”的仪式，来宾吃点糖，喝杯茶，会抽烟的敬支烟，寒暄几句而已。晚上只留下为我们张罗的教务科的张荣华同志一起吃了顿便饭。

就这么简单，结婚的大事就这么办完了。

往后，南京人的婚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，结婚前男方要准备什么“四十八条腿”（指各种家具），一响（收音机）三转（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），到现在又升级为“有房、有车、有存款”。据金陵晚报报导，婚礼的份子钱也由 60 年代的 5 毛涨到 2014 年的 300 元（起步价），上涨了 600 倍。

亲爱的年轻朋友们，你羡慕我辈从前的简洁吗？

我和曹载萍风雨同舟、同甘共苦近 50 年，我永远怀念她。
望穿秋水，不见伊人的倩影；羹残楼静，孤雁两三声。
往日的温情，只换得眼前的凄清。梦魂无所依，只有泪满襟……

粮油购买证和粮票、油票

我国于 1953 年 11 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，这是商品粮供应矛盾尖锐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措施。食油于 1954 年实行统销。

城镇居民每户发一个粮油购买证。粮食供应标准是：



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成年人每月 28 斤，
6~10 岁儿童 23 斤，3~6 岁 16 斤，
三岁以下的 10 斤，每年年底就用这个
本子到粮站领取各种票证。购买粮、
油时也要用此本子和粮票、油票在规
定的粮站购买。那时我们买粮、买油
都是背扛手提弄回来的。

粮油购买证

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，省、市地方粮票，均可长期使用，有的城市也发有一定期限的粮票。粮票上的计量单位原为（市）斤，1986 年我国采用国际单位制，质量的单位是千克（公斤），所以此后印出的粮票单位不再用市斤，而用公斤、千克或克。



全国通用粮票



江苏省粮票



南京市粮票



外地粮票（注意：右上角为过期作废的粮票）

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，到外省出差前的一个重要工作是，拿着单位介绍信去粮站换全国粮票，不然你就只能饿肚子。粮票的面额小到半两（见图），说明当时买块糕尝尝也得用粮票。同事之间最好的支援是送点粮票给粮食不够

吃的人（当时粮票严禁买卖）。

食油的供应标准每人每月 2.5 两，后增加到半斤。粮站供应什么货，你就吃什么油，最差的是棉籽油，最喜欢的是花生油（有点儿香）。

由于肉类供应少，所以单靠半斤油是不够吃的，而粮



票有的家庭用不完，南京市粮食局为照顾群众生活，又搞了一种“粮油兑换券”，即用粮票和此兑换券到粮站换油，发券表示有一定控制。

在那个时代，患“将军肚”的人是没有的。

粮油兑换券（左）和油票（右）



作者（右二）在剥玉米



作者（右三）在将玉米装车

由于我曾经在河南农村劳动过，吃过山芋叶、槐树叶等东西，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，以及我母亲勤俭节约的教诲，深知盘中粟，粒粒皆辛苦，所以至今仍珍惜五谷，不轻易浪费。对于粮食，我们决不能因为它“不值钱”而随意丢弃。

煤票

上世纪 60 年代的南京居民使用的燃料大多是煤基，其使用的复杂程度与今天的管道天然气是没法比的。

那时候，煤基是凭证、凭票、定点供应的。



购煤证



煤票

煤基是用原煤和黄泥按比例加水混匀，放入模具打压成形，是一个中间有若干小孔的圆柱形的东西，湿时一碰就破。粮校的居民去购买煤基时，多用学校的板车（一种有两个轮子的人力运输工具）到煤店去拖回来的，那时候，这一带都是砂石路，所以走在路上还得注意道路的坑坑洼洼，以防震坏车上的煤基。到家后，先用洗衣板（一种有凹凸状的木板，用于搓洗衣服，亲爱的读者，那时候没有洗衣机！）将煤基从板车上卸下，在太阳下先晒一会儿，然后用一小凳坐在旁边，用小铁条把堵在煤基孔洞中的煤渣通出，以免使用时影响通气，通下的煤渣也不放弃，收集

起来做成煤球使用。等煤基半干时，再搬到家中。

煤炉子是用铁皮做成的，中有炉芯，下有可随意开关的炉门通气。使用时，先点燃废纸，放入炉芯，再往燃着的纸上放劈柴（即小木块，南京人叫劈柴），等劈柴烧旺了，再放上煤基，炉芯中要加两块煤基，煤基烧红了，炉子就生好了。炉火的大小就用炉门来控制，不用时，仅留一条小缝，使其缓慢燃烧。我们最怕煤炉熄火，要重新生火，没有一个小时是不行的。

每年冬天，粮校的工人都要修剪法国梧桐树，锯下许多树枝，我们就地取材，劈短阴干就是生炉子用的劈柴。不必花钱去买。

那时候，上午 8 点 50 分~9 点 10 分，是学生课间操时间，正在学校上班的大妈、大嫂们都会利用这 20 分钟时间急匆匆地往家赶，在回家的路上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回家潮，干什么？是回家开炉门，把炉子门开大一点，以便下班回到家时可以立即让炉火烧旺，全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吃上饭。

这种节奏，是现在的同志们无法体会的。

粮校的部分职工用上液化石油气（主要成分是丙烷、丁烷和少量戊烷，贮于钢瓶中）是在 1982 年 4 月，是郑翼云书记给解决的，换气地点是河海大学。往后福建路校区通了管道煤气（天然气，主要成分是甲烷），所用的煤气包

就转让给在校外的职工。

煤气包是一个几十斤重的钢瓶，我们是用自行车弄回来的。业治镗老师手巧能干，他给我用钢筋做了一个 S 形的钩子，一端钩住自行车的货架，一端钩住钢瓶，年轻的我很快骑回了家。当时我住在 5 楼，往楼上搬是一个相当费劲的工作，有时不得不请小孩或夫人一起来搬。

煤票的故事就讲这一些。

布票

布票何时开始使用，我没有查到资料，据有的老师回忆，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每人每年只有 1.6 尺布票，所以要添置一件新的衣服是相当不容易的。我还记得，在中专时期，张清校长曾在某一场合与我们闲聊时说过，当时他最怕进澡堂，说是外面穿着呢料衣服，看上去很有样子，一脱去外衣，里面破烂的内衣就显得不相称了。正因为棉布供应量少，所以小孩添置衣服，不是买合身的而是买大一号的，可以延长使用寿命，一般是老大穿了给老二。成年人的衣服是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当时的裁缝店有一个业务，就是给棉毛衫换袖口，袖口是最容易破的地方。市场还供应只有领子的假衬衫，与老电影“马路天使”中赵丹所穿的一个样，可用少量布票买到它，套上这种领子，穿上外衣，与穿了真衬衫无异。

我这里展示的布票，不是因为布票多了没有用完，而是在文革后期，学校归商业厅领导，许多老师就借到商业



布票

厅帮忙，该厅将过期的布票作为办公用纸使用，所以粮校的不少同志手上都有布票。有段时间，商业厅在粮校办了一个阶级斗争展览会，我负责其中一个展室，所以也就有过期的布票。

纺织用的材料，在化纤问世前，是棉花、羊毛和蚕丝。用棉花织的布就要用布票。1958 年我在河南劳动锻炼时就种过棉花。

要使棉花高产的关键是防虫，棉花的主要害虫是棉铃虫，它能使果实掉落，我们下放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用喷雾器喷农药。我们背负着农民的希望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在蓝天烈日下阔步前进。下面这张照片就是 56 年前作者在劳动时采棉花的留影，在丰收的田野里我们好开心呀！



56年前的作者在采棉花



一条大河波浪宽（后排左一是作者）

棉田的附近是一条大河，它是汤阴与浚县的界河。休息时我们曾在河边学唱“一条大河”的歌曲。现在每当我听到这首电影上甘岭插曲“我的祖国”时，就会马上想起往年劳动的情景和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的战友们！

布票何时取消也记不清了。

肉票

肉票上面画了一头肥猪，意即此肉是猪肉。

猪肉是中国人吃的最多的肉。“家”字是一个会意字，



肉票

上面的“宀”表示房屋，下面的“豕”表示猪，古人认为屋中有猪才算家，足见猪的重要性。据说，解放初文字改革（汉字简化）时曾有人提出将“家”字中的“豕”改为“人”，即屋中有人谓之“家”，不过没有被采纳。

那时卖肉的摊点很少，娄子巷口有一个点，卖肉的人没有到，买肉的人已排起长龙。南京人排队买菜有一个不

成文的规矩，即不能插队，但可用石头或破篮子等代替你排队，所以有人在前一天晚上放上一块石头就表示他已在此排队了，用石头代替人排队，无疑是南京人的一种创新意识。卖肉也有规矩：一大块肉，顺着切，依次卖，轮到你是哪个部位的肉，就购买这个部位的肉，没有挑选的余地，如果你不要，就请重新排队。

那时候的猪肉是带皮的，我们家买到肉经常吃的是“斩碎肉”（类似今天的绞肉），不管肥瘦，连皮一起斩碎，拌上葱、姜、盐及酱油等物，放在饭锅里蒸，等饭熟了，肉也香了，用吃剩的汤汁拌饭更是美不可言。总而言之，绝对没有一点浪费。现今，我看到饭桌上的大量剩菜、剩饭，真是觉得心痛，这是暴殄天物。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，我初进浙师院时，与原之江大学的学生（即浙江财院）有过一年时间在一起用餐，有不少女生，菜、饭都不是吃完的，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，她们坦承，其实肚子并没有吃饱，而是为了摆架子，摆阔气，真是死要脸皮活受罪。现今，我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但是一定要吃光，不要浪费。

那个时候，肉摊上是看不到猪油（白色片状物）的，猪油都到哪里去了？送给同志加朋友了。一次，我们去南京肉联厂参观，发现仓库里堆着许多猪油罐头，一了解，是支援越南人的。中国人真是好心肠呀！

豆制品票及其副票

豆腐是国人喜爱的食品，不只是其价廉物美、营养丰富，还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。据云，豆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（汉高帝刘邦之孙）在炼丹时所发现的。



豆制品票及其副票

将大豆（或豆饼）经过浸水、磨细、滤净、煮浆，加入少量石膏或盐卤，使豆浆中蛋白质凝结后，再放在框中，压去过剩水分，即成豆腐。若继续加压去

掉更多水分，就是豆腐干或百叶。

那时候，娄子巷口有一个豆腐供应点，要排队是常事，最糟糕的是排到你的时候，豆腐卖完了。因此为了保险，我们就到生产豆腐的三牌楼豆腐店去买。

豆腐的吃法很多，我最喜爱的是雪里红煨豆腐，经小火加热，至豆腐内出现小孔，即所谓入味也。我在绍兴读书时，就经常吃这种豆腐。儿时的食物就是年老时的美食。因豆腐票数量有限，一个月也不过吃几次而已。

与豆制品票一起发的还有副票，印有 1, 2, 3……阿拉伯数字，它的作用是根据南京市组织到的货源向居民供应某种东西时用的，如某号副票可买鸡蛋半斤，某号副票可购买粉丝 2 两。反正是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，做到尽可能的均等分配。

此类票证（以及糖票、盐票……）卖货的同志都要将它们整齐地贴在纸上上缴，要做到货票相符（防止作弊）。

盐票

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，国民党对付红军的办法之一就是封锁食盐。

食盐的成分是氯化钠，由海水、盐井的盐汁、盐池的咸水经煎晒、过滤、蒸浓、结晶就得到粗盐，粗盐经再结



盐票

晶及化学方法除去杂质即得精盐。作为调味品或腌制鱼、肉、蔬菜的是未经高度精制的盐，作为配制生理盐水的氯化钠则需高度精制。

我现在想介绍的是每到冬天腌菜季节，粮校职工几乎家家都要搞一些。一种是腌白菜（菜帮多、菜叶少的青菜专供腌菜用），一种是腌雪里红。腌菜的工具是陶质的坛子或缸，还要找几块加压用的不吸水的大石头。一般都是冒着凛冽的北风排队买菜，用自行车拖回来，先放在墙上或篱笆上晒一晒（便于后一道工序清洗），再用清水洗净，洗净后再挂在绳子上阴干，然后将每颗菜抹上适量的食盐顺次放入缸（坛）中，装满之后，要在上面放上一层先前丢弃的黄叶，以保护下层腌菜，再在黄叶上排上若干竹条，再压上大石头。若干天以后，即可食用。过了冬天，如果

吃不完，就拿出来在烈日下晒干，即成干菜，可供日后烧汤或燉肉吃，其味甚鲜。

蔬菜中含硝酸盐，如果腌制时间短，用盐量又较少，细菌会大量繁殖，使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。此亚硝酸盐就会与体内的仲胺（蛋白质在代谢过程中的中间产物）生成亚硝胺，亚硝胺能诱发肝癌，所以没有腌透的腌菜不宜吃。

腌菜用的盐是比吃的盐要粗一些的盐，价格也就便宜一些，所以在腌菜季节来到之时，国家会专门供应这种粗盐，但都得用盐票购买。

亲爱的读者，现在菜场里什么样的腌菜随时都可以买到，可我们这一代的老年人都是自己动手腌制的，回味起来也是其乐无穷。

如果某家的菜腌得好，他们也会送上一颗、几颗给邻里或同事尝鲜。那时候同事间的关系，随时、随处都是热呼呼的，不像现在独门独户，大门一关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机轮酱油票

机轮酱油是“机轮牌”的酱油，是南京的名优产品，



里面的味精含量高于其它酱油，特鲜，所以南京人都喜欢用它，为保证大家都能吃到，故发票供应。

酱油票

老法酿制酱油是先将大豆煮熟，拌入面粉，置竹匾内供其发霉，再转入缸中加盐水，经过

伏天暴晒，酱坯成熟，即可压出酱油。酱油中含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糖分、食盐等，是一种营养丰富、滋味鲜美的调味品。

机轮酱油据说使用了味精厂的下料，故味精含量较多。大约在几年之前已退出市场。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法则。

糖 票



糖票

南方人做菜喜欢加糖，新女婿上门要吃糖煮鸡蛋，夏天吃绿豆汤要放糖，正月十五元宵节吃汤圆要放糖，燉白木耳要放糖，小孩子更喜欢吃糖。其实吃糖对身体并无大益，过分摄入会造成肥胖、龋齿，甚至引发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症。

食糖的主要原料是甘蔗和甜菜。由于产量有限，在某些场合就使用合成甜味剂，我国只允许使用糖精(发现于1879年的邻磺酰苯酰亚胺)，此物无任何营养价值，但其中含有的杂质邻甲苯磺酰胺有致癌作用，因此应尽量少用。我国规定在糕点、果酱、酱菜中允许使用，但用量有严格规定，最大使用量为0.15克/公斤食品，婴儿食品、主食类食品(如馒头、发糕)及病人食品中禁止使用。

日用工业品券

在我手上的是一张北京市日用工业品购货券，上海市也是发工业品券的，那时我曾用上海的工业券买过“的确良”（化纤）。南京市好像没有发过工业券，但我记得南京生产的像钟山牌手表、熊猫牌缝纫机、三乐牌洗衣机、大桥牌自行车都是要用相应的券购买的。



工业券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最稀罕的工业品是电视机，一是价格高，二是供应量极少。不知道是哪一年，学校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就给当时的向阳院使用，每晚在家属区青楼东边空地上，一间小平房的窗台上，放上电视机，好像是党办的华尔康同志负责播放。各家各户则早早地把凳子放好，等着收看。后来，电视机多了，这种自发的赶场也就自行消失。

我家最早的工业品是上海牌收音机，那时我用它来收



26届世乒赛纪念邮票

听 26 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实况，并购买了一张纪念邮票。

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 28 吋上海永久牌的，我经常骑着它在南京绿道上行驰，车少，晒不到太阳，可真是一种享受。每逢星期天，有自行车的家庭，总会在家属区马路上进行维护，把车子保养得一尘不染。下雨天是不骑车的，如果路上遇到下雨，则回到家一定将它擦得干干净净，并且还要上油。为什么如此爱护？因为自行车是当时家庭中的大件，是贵重物品。每家都有自行车的维修工具，遇到车胎穿破，我们都能自己贴补，且技术到家。我家先后买过 4 辆自行车，一辆被偷，二辆拆旧，现在我骑的一辆至少有近 20 年车龄，它锈迹斑斑，伤痕累累，可它还能服务，它最大的优点是没有人肯来偷，所以尽可以放心使用，随意停放。

随着工业品逐渐增多，经济条件缓慢改善，家中的缝纫机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冰箱、空调等等也一一出现。

现今的市场是你需要什么就有人送货上门，就怕你不买。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。

汽车票和电车票

居然在抽屉的角落里发现几张南京市的公共汽车票



和电车票，不妨说一说那时候南京的公共交通。
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南京的公交车很少，且大部分是只

汽车票和电车票

有一个车门的旧车。一辆车上有司机和售票员各一人。

售票员的工作是十分艰苦的，一是挤，因为车少人多，辆辆车几乎都是超载，售票员首先要把这些人塞进车内，并关上车门，再回头手拿票夹请大家买票，并在车票上记下你上车的地方（在车票上相应的阿拉伯数字上打洞或用红笔画线），他（她）要从车头挤到车尾，不漏掉一个人，收钱、给票、找钱、要手脚利落，头脑清醒，每一站都是如此，这碗饭真是不好吃！为了防止逃票，公交公司还会安排查票员，不定点地上车查票，如果发现逃票或过站，就要罚款。

对于乘客来说，每次上车，宛如搏斗，要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挤，南京居民从来没有排队上车的习惯（我在北京工作过，北京人是排队上车的，你想插队，马上有人批评），错过了这一班，要等好久才来下一辆。挤上了车就是前胸后背人贴人，夏天碰上光膀子出汗的老兄，你就够苦的了。有鉴于此，路近的，我们一般不乘车（当然也是为了省钱），像去山西路看电影，我们都是走的，戏称乘 11 路车（表示两条腿走路）。

南京的电车是无轨电车，车顶上伸出一条辫子，连着上面的电线，车子跳动，辫子上就会冒出火花。电车是二节车厢连在一起的，比较宽敞。由于南京的行道树茂密，架设电车电线有一定难度，所以没有多久，电车就不见了。

挤公交汽车这种现象，也常常被用来比喻某种不健康的社会现象：当你没有挤上车时，拼命往上挤，等自己上了车就叫售票员快关车门，不让车下的人上车。

我乘车最多的是去儿童医院，往往是二个大人带一个小孩，从萨家湾上车到珠江路下车，为了省钱，就从珠江路抱着小孩走到医院，真是够艰苦的，也是天下父母心吧！

其次是去卫岗前线歌舞团求医。有段时间，我要代牛逢如老师代上“粮食生物化学”课，又要上自己的化学课，结果得了喉炎。当时的一级部领导，关心部下，说是他认识前线歌舞团的一位军医，能用针灸治疗喉炎。于是每次都由他陪我前去治疗，因此经常乘车。

喉炎是教师的职业病，很难根治，好长时间我都用扩音器上课。



手持话筒的作者在上课

现在的南京公交车，一是车多，二是对老年人免费，且对老、弱、孕妇让坐已成习惯，真是变化太大了。

公园优惠券

南京的公园、名胜都要收费，市政府给居民发放游览优惠券，这是鼓励居民享受自然，劳逸结合，更好生活。但我辈来说，假日里都要忙于家务，像我还要利用难得



公园优惠券

的时光进行写作或去图书馆，所以一般很少去游公园，来了外地亲朋则要陪伴一下，又加当时没有照相机，所以留下的纪念不多，现在选出 4 张几十年前的老照片，以供回味。



徐丽君（右）、陆守志（中，武汉粮校老师）、作者（左）在中山陵



曹载萍与她的学生在中山陵



黄佳久（右一）、俞腾蛟（中）与作者（左）在玄武湖



曹载萍（左）与我同学女儿（中国科大刚毕业）在中山陵

南京是一个有山、有水、有古迹的城市，玄武湖、莫愁湖我在小学的课文中就已知道，中山陵名满天下，明孝陵为世界文化遗产……等等。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明城墙，它原长超过 33 公里，现存约 25 公里，是世界最长的古城墙。我到南京时，像金川门城门尚未被破坏，但附近城砖则被拆走。南京粮校曾在钟阜门原城墙遗址下挖防空洞，若干年后，这些防空洞或许就是“古迹”。这次借青奥会在宁召开之际，市政府将遗留城墙全部打通。今年重阳节我从神策门上去，先走到玄武门，再到太平门，全长 5 千米（2100 米+2900 米）。先前神策门到玄武门的城墙被军队占有，作为其高干住宅的护墙，现在归还给南京人民了。漫步在古城墙上，不仅能饱览两边景色，还深感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，还要感谢明太祖留给我们的遗产。

现在，南京所有名胜对老年人都是免费开放，亲爱的老同志，多出去欣赏欣赏南京的湖光山色吧！

香烟票

我手上没有留下香烟票，但南京市的确发过香烟票。那时此票是一户一份（其中有好烟一包），我是不抽烟的，所以一旦发来，就被关系户取走，所以没有留下。

我对烟味极其讨厌。自从我参加工作起，每周三下午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，许多人就挤在一间房间内，

遇到冬天，门窗紧闭，吸烟者就大显身手，腾云吐雾。当领导的，一手夹香烟，一手握茶杯，遇上想不起要讲点什么时，就猛抽几口香烟，以解燃眉之急；有的双目微闭，一边吸烟，一边慢慢吐烟，体会其中臭味；更有甚者，还相互敬烟，拉拉关系，受苦的就是我们这些吸二手烟的人，不仅臭味难挡，连身上的衣服到第二天还有烟臭。那时没有公共场所不能吸烟的规定。

对于吸烟的危害，本人在《绿色家园》（河海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出版）一书写了几千字的论述，不再赘述。不过可以简单说几句：烟中的一氧化碳可使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减少输氧能力，烟中颗粒物（包括 PM2.5）会沉积在肺泡中；烟中的尼古丁（即烟碱）是剧毒物质；烟草在生长、加工、燃烧过程中都会产生多种苯并芘、苯并蒽、亚硝胺等致癌物。

一句话，不要吸烟，吸烟无一利而有百害。

难忘今宵

写了这么多票证的故事，我觉得不能不提一下当时粮校对职工生活的关怀。

首先不能忘却的是每年小年夜学校会搞一次聚餐。当天中午，全校职工欢聚在大礼堂，桌上摆有鱼、肉、鸡、虾等等平时少见的佳肴，八人一桌，自由结合。为了准备

这一聚餐，食堂的工作人员要忙上好几天，我们参加“吃”的人，也得有一些准备，就是从前一天起减少饮食，以便清空肠胃，使来日装进更多的美食。

那时食堂还养了几头大肥猪，到过年时杀了分给大家。为避免东挑西拣，先是切好，用报纸包严，一人一包，来了就拿，太平无事。

食堂还供应一些冰带鱼。食堂工作人员蒋竹青同志两手冻得通红，给大家分发带鱼，此情此景，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脑子中。

我还记得学校用自己的解放牌货车，通过关系到山东弄来苹果。在那个时候，苹果可是珍稀物品，平时是很难见到的。前去采购的老师我记得的有黄佳久、金悦棠等等，这是一个辛苦活，他们的服务精神大家都是记着的。

在夏天，学校也弄来过西瓜。学校的汽车一到，大家就排队领瓜。发放的人站在货车上，领瓜者站在车下，他拿什么瓜，你就接什么瓜，瓜有大有小，有好有差，像我等吃粉笔灰的人当然是拿不到上乘的，不过我们能拿到二等货也是心满意足的，我们毕竟是坐享其福呀！

西瓜一到家，全家人就“排排坐，吃果果”，其乐融融。我们现在就是吃到最好的西瓜，也决没有那时候的西瓜甜！

每当我想起老粮校领导对职工的关怀，心中会涌出一股暖流！

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

今年国庆节前夕，我在电视中见到“中俄友协”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的场景，这“中俄友协”就是“中苏友协”的延续。我还保存着一张1951年浙江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证，那时我是浙江省立绍兴中学的高中生，从“会员转移登记栏”可以看到，1952年转到浙江师范学院，右边“缴费栏”中1953年只收了一季的会费。



中苏友协会员证

中苏友协成立于1949年10月5日，刘少奇为会长，宋庆龄、郭沫若等七人为副会长。1953年4月为推进学习苏联的运动，中苏友协停止发展个人会员，取消会费、会员证，改由各党派、人民团体和军队集体入会（这与我的证上会费只收到1953年春季是吻合的）。1991年苏联解体，次年中苏友协改名中俄友协。

解放初，我国的国策是“一边倒”，倒向苏联，并称其为“老大哥”。除成立这类友协外，各类高层机关都派有“苏联专家”，原粮校的宋乐洋老师就是前粮食部苏联专家的俄语翻译。高校的教材都是苏联大学教材的译本，俄语是我国学校的基础外语，像浙江师院还搞了一个俄语系，专门造了一栋楼。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，有不少“右派分子”就是因为发表过批评苏联的言论而戴上帽子的。中苏两党、两国关系恶化，老大哥就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。现在中俄关系很好，中俄友协也就有了活动。

1979 年中美建交之后，英语热开始发力，不仅有出国潮，中学、大学都将英语作为外语，连评定职称也逃不过外语（主要是英语）考试这一关。

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所以又兴起了一股学习汉语潮，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孔子学院。

国家强大了，我们为之高兴，那种弱国无外交的日子可不能再来。有国才有家，国强民才安。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。

我在网上查到的一张中苏友协会员证是破破烂烂的，想必留有 60 多年前的此会员证肯定不多，该是弥足珍贵。

科普作协会员证和记者证

江苏省科普创作协会成立于1980年，我的入会是由出版社推荐的。后改称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。作家协会不发证，下面这张是江苏省科普作协的会员证。



江苏省科普作协会员证

科普作协是以科普工作者为主体的学术性群众团体，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领导，并拨给一定活动经费。下设基础、医卫、工交、农业、国防、新闻出版等委员会。数、理、化、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生物属于基础专业委员会。活动方式以各专业委员会为主，主要是讨论写作选题，评选优秀科普作品。像我在先前回忆录中提到过的《绿色家园》、《科学史上的悬案》、《大学生指南》、《中学生科学导向》等都是由作协安排出版的。

科普作协也有自己的刊物，如《科学大众》、《科普园地》、《祝您成才》、《祝您健康》等。

《科学大众》是本老杂志，解放初我曾为它写过点文章，

不知何故它后来停刊了。江苏省科普作协成立后，将它在江苏复刊，首任主编是南工的马文蔚教授，我也为它写了点稿件，也为它审过稿，时隔几十年，也是缘分吧！

《祝您成才》、《科普园地》、《祝您健康》是由省科普作协和江苏科技出版社合作出版的，我经常为它们写一些稿件。记得有一篇是关于化学魔术的。编辑怕不灵光，我就带了道具进行现场表现。我在北京工作时就对化学游戏发生兴趣，到南京后，又从南图借来这方面的书，但均不称心，因此自行设计，写成此文。我曾在粮校的晚会上表现过化学魔术，后来想写一本这方面的书，因时间、精力不足等原因没有成书。

科普作协开代表大会时，总会引来一些外地的出版单位，寻觅合适的作者。与我有缘分的是一位河南郑州河南教育社的编辑，他们出版的《中学生数理化》杂志希望我写稿，我同意了，我为它写了不少稿件，他们不管有没有我的文章，每期都给我寄一本。

科普作协还为我们提供活动的平台，认识了一些报社、电台的记者、编辑，因此也为他们写过一些作品。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也乐意帮上一手，记得我曾经“调动”过二次报社的记者，帮我排忧解难。

《江苏科技报》的领导还为我办了一张记者证，大约是为了方便采访。我好像记得用这张记者证买过一次火车票，当时火车票不好买，1965年交通部发文新闻记者有优先乘车、乘船的便利。



《江苏科技报》记者证

就写这些吧。

最后我用南唐后主李煜的二句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。

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
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

写于2014年10月